目录

[夏 残年 2](#_Toc462477017)

[第一章 2005冬 3](#_Toc462477018)

[第1节 大雪 3](#_Toc462477019)

[第2节 雨天 5](#_Toc462477020)

[第3节 直来直往 7](#_Toc462477021)

[第4节 同类 9](#_Toc462477022)

[第5节 冬至 11](#_Toc462477023)

[第6节 小寒 13](#_Toc462477024)

# 夏 残年

序——沉默的盛开

“你是不是香樟？

坦然在我心里绿着。

忘不掉的是湛蓝的天空里你独自盛开的沉默。

——惊蛰”

最初的记忆是在几年前我的那个生日开始的。

小四将我们带到那个夏天，那个香樟树下的浅川。看着他们学会生活，学会去爱，到最后那个无法不放手的青春散场……而我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骂小四残忍。

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续写结局，因为总觉得小司和立夏不可能在一起了。

我淡淡的想着你。

直到想不起你的那一天。

这么一天，一点会有吧？

思念被香樟的绿浸染着，从此思念便有了颜色。淡淡的绿，淡淡的青，好美。奈何香樟一年四季的绿，却终有一天要静静的枯萎。

时间的风将一切向前，将记忆吹成回忆，也带来了现在。小司已成为立夏生命中最重要的路人甲，也总会有一个人重新走入立夏的世界，占满她的心房。

秋分让我们等到了这一刻。

立夏和惊蛰，之昂和小阮，遇见和青田……死寂一般的墨绿重新被画笔刷上了新绿，香樟若有若无的香扑面而来，轻轻一扬手，摘下香樟叶上附着的那簇纯白的花朵，溢这淡香沉默的盛开着。

是你么？

夏天又来了呢

PS：之前一直没有注意到可爱的“小阮”，被秋分慧眼识珠的挖了出来，连接了前后文。有这个角色就是为了续写的感觉。

最后：全世界充满了爱！

寻找自己的……那棵香樟树。

万璃红豆 笔

# 2005冬

## 大雪

2005.12.7 大雪

立夏睁开眼，一片死寂。

窗上是一层厚厚的白雾，抹开才发觉，原来外面已经在下雪了呢！是大雪。只有白色。

若不是整排整排的香樟，立夏还以为停留在北京吧？靠在椅背上，脑子里，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七七和小司，为什么要醒呢？一直睡下去吧……可没有交点的注视，他白色的衬衣，还有，回忆。一闭眼，眼泪就顺着眼角流出，缓缓地，呵！流泪又怎样呢？

浅川到了。

雪停了。

立夏抱着行李箱，没想到一晚上的蓄势，雪已经那么深了，本来可以推着的箱子，现在反倒成了累赘，只能手足无措，还有，茫然。

黑车司机一个个向立夏走去，嬉皮笑脸的样子。

立夏没有理睬他们，而是面无表情的向十字路口走去。

该去哪？

就这样没有知觉地一直走，走到手麻木了，才在绿化边坐下的立夏，仰起头看着天空，还是灰蒙蒙的一片么！无数积压的云层挤在一起，翻滚得像胃液，令人作呕。而东边却有亮光的样子，周围的一切都好陌生，和北京完全不同，车不多，行人也少，没有嘈杂的声音，除了香樟还是香樟，还有。还有他？那个有纹身的男生，刚刚消失在东边的巷子里。

不知道为什么，立夏站起来，也朝着未知东边的去了。

不会再有一个冬天比2005冬更冷了吧，遇见，我好想你，你在哪？我回浅川了，今天是大雪，你冷么？㢟，我有好多话想和你说，你知道么？我好怕一个人，好怕冬天，好怕寂寞，好怕想起小司，好怕冷……我不想再哭了！怎么办？

——立夏

北京就像被埋在雪里般透明。

而大雪天的天空怎么还能那么蔚蓝呢？

人行天桥上，有一个乞丐椅坐在那里，凌乱的头发，伤痕累累的躯体，不知道看向哪里，只默默低着头，面前的易拉罐似是扭曲在那里，但这些都遮掩不住他灵魂的光芒。

“知道吗？小司又出新画集了，叫《彩虹》呢！”

“是么？是么？我要买！”

陆之昂微微抬起头，眼泪压着睫毛，透不过气来，脸上有一道口子，血凝结成深红色。

当他缓缓地起身，单薄的身子一阵风就能把他吞没，扭曲的易拉罐倒在了地上，发出壮烈的声响。惨白的阳光下，这个青年你的影子投在北京的大地上，孤独，蔓延开来。

明亮的新华书店今天特别拥挤，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抢购着小司的新画集——《彩虹》。

陆之昂颤抖的手上捧着它，再也没有比这更美的彩虹了吧。流畅的线条勾勒出七彩的弯弧，在风雨后，显得格外耀眼……

“咦~~~~好恶心呃！乞丐怎么也进书店啊！”

“啧啧……”

陆之昂只是把头埋在头发下面，没有人注意到，在彩虹上的泪，慢慢晕染开来，只乱乱地夹杂着几个斑点，在冬日里突兀着。

“嘿！喜欢么，我送给你吧！”

时间冻结在那一刻，这句话在小昂耳朵里传送了n遍，才被大脑接受。

抬起头，是一张温暖的面孔，浅浅的微笑，大大的眼睛，和蓬松的短发，在2005年的大雪日，陆之昂竟幻觉遇见了天使。

他还是摇了摇头，在小阮的眼里，那双无助的，曾经亲切现在却冷漠的眼睛定格在一个晴天里，散发出悲悯的信号。

陆之昂放下书，向店门口走去，僵硬的四肢机械地活动着，小阮只想离他近一些，再近一些，没有原因的，静静望着他的背影，颓废的消失在光线下。

外头又开始飘雪了，零零洒洒的雪花浮在半空中，是太阳雪？

可虽然有阳光，温度怎么还那么低呢？

小司，你有出新画集了，彩虹，真美。今天是大雪，天晴，我在书店里遇着了天使……

“嘿，喜欢么？我送给你吧！”这是天使对我说，我永远记着她的脸庞。

小司，过得好吗？我在天桥上等着彩虹……

——陆之昂

小阮回到合租的屋子里，已是深夜，一片漆黑。

那道深红色的伤口还是清晰地呆在记忆力，一动不动。

梦里，那人有出现了，他的手，很冰。

只觉得，他在我够不着的地方，一个人，暗暗地抽泣。

我一直跑，也够不着。

直到惊醒，额角溢出了湿漉漉的水汽。

——小阮

有的时候，当浮云在微风中剪碎，即使是那些很美的回忆，也在慢慢远去，好像一副未完成的画作，有几处空白。

就在依赖变成习惯的时候，每当清晨最后一群白鸽飞去，当期待变成现实，希望一切都能静止，静止在2005大雪日。

只有时间还在继续……

## 第2节 雨天

2005.12.10雨天

站在只字路口的交点

该怎么走 我却只想回头

除了你给的伞我再也没有

别的接口去拥有你的什么

牵手和分手来自同一双手

做回朋友

——Stefanie<雨天>

在一声轰鸣后溅起的水花，蒙蔽了双眼。

眼前事雨幕，和水雾。开始分不清，是白天或者是黑夜。

扭曲的易拉罐里，什么都没有，包括同情。

再人行天桥上最角落的角落有陆之昂，在挣扎。

那座天桥，小阮天天路过。

雨天，小阮没带伞，她躲进了从来没去过的角落。一眼就看见了陆之昂。

雨下得很大。还伴有闷雷，陆之昂合着眼，依靠在墙边。

“喂，喂，——————”

日暮降临，红灯亮起，只是缓缓地沿着墙倒下而已。

可有一声尖叫，打破了沉寂。

鼻腔内充斥了幸福的味道，昏黄的灯光下，小昂的睫毛微微动了动，睁开眼的瞬间，好像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盯着天花板，白茫茫的一片。

一切都好正常，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却同时存在着小昂和小阮，他们呼吸着相同的空气，在同一片灯光下，安静着。

游离，灵魂在那里？

陆之昂抬过头，看见了还在熟睡的小阮，在床边沿，以一个似是不大舒服的姿势趴着。

想说些什么，但房里太安静了，甚至能听见小阮的呼吸。

在窗的另一边，只是华灯初上，所有的喧嚣只不过刚刚开始，即使是雨夜，也是如此。

小司，我又遇见天使了，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她，总会想起我们从前的日子，想到一起上学，一起画画的日子，那些我们无比珍惜的日子呢？却在这一刻仿佛回来了，你会告诉我，那都是假的么？我觉得，陆之昂是不是陆之昂了，那个喜欢挑逗女孩的，带动气氛的陆之昂已经死了，手指莫名的悸痛，牵扯着手臂，一直到心脏。现在的陆之昂，不是我，我只是卑微的乞丐，仅此而已。

——陆之昂

从泪腺产生的液体，叫泪，和水有相同的化学公式——H₂O。

流泪是不是可逆反应呢？眼泪想倒流，又怎么办？

合上眼，陆之昂的世界还是一片漆黑……而小阮不在小昂的world里。

把栏杆拍遍又如何，是辛弃疾又如何？（54掉）

还在原点罢了……

“嗯？你醒啦！哎，我的手好酸。”小阮的手处在全麻状态，表情尴尬的说。

陆之昂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不语。

“呃，肚子饿吗？要不我弄点东西吃吧！”

沉默了许久，“我要走了”。陆之昂只淡淡的说道，起身要离开。

“你……”小阮没说下去，似有东西卡在喉咙口，痒痒的。

依旧晕黄的灯光，陆之昂脸上的伤疤已经变成红黑色，光线照上去，可以看到皮绽开凝结的样子，好像还有血块，而陆之昂的右手指颤抖着，颤抖的影子倒映在墙上，宛若一团小火，扑闪着熄灭。

窗外的雨，还是下着。

下个不停。

他，究竟怎么了？脸上的疤，手上的伤，怕是全身大大小小的伤口数不清吧，看着他的背影，就像是一股悲伤，很深很深的悲伤。

­——小阮

雨，要什么时候才停呵？

## 第3节 直来直往

2005.12.15 晴

我跟人群逆向在街上

从道路的两旁转小巷

在一栋被废弃的工厂墙上

oh~涂鸦小时候单纯的愿望

穿白纱 当新娘

hey~我又绕到逛广场看一看

闹区的电视墙 在歌唱

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

oh~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

——Stefanie<直来直往>

遇见习惯地摸了摸右手中指，却空空落落的，只见左手无名指上那只闪亮的光环，猛然发现自己竟这么早被套牢了。

没什么心情，便“早早”地起床了。

厨房里发出“听听框框”的声音。

遇见不禁嘀咕“你小子青田在搞P啊！”

“拜托，我不吃早饭的，好不好？！”遇见倚在门框旁，斜斜得睨着青田。

青田没有回头，只淡淡的督促遇见快去刷牙，那语气好像初春的太阳，揉进了温柔。

遇见还真乖乖地进了卫生间，只是门内的呕吐声似是打破了宁静。

餐桌上。

遇见像只受了惊吓的小猫，一声不吭地趴着。

青田坐在对面“怎么不告诉我呢？”

“什么？”遇见猛地抬起头，脸上一抹红晕，“只是肠胃不好罢了，你紧张啥！”可是声音越来越小，脸越来越红。

“嗯！”青田指了指坐上的检验报告，一张被蹂躏了n次的纸条，平坦地展开着，炫耀着沧桑，上头压着一包烟，破破扁扁的盒子，开着一小条缝，源源不断地发出烟草的香气来。

遇见，皱了皱眉缄默。

“在枕头下发现的，你怀孕不要再抽烟了！”青田双手交叉，在同一位置上的指环发着光，带着怒气的，但温柔多过愤怒的说着。

“我……要不做掉他吧？”遇见低头，“我们根本养不起他……”视线跟着遇见，环顾一周，阴暗的房间毫无生气。潮湿的，有慵懒的味道。两人在酒吧的工作，省吃俭用勉强凑活着过，若又多了一人，怕是要捉襟见肘了吧。

青田的右手缓缓罩住了遇见冰凉的左手，微微一笑，“放心，我以后努力工作，不会让你们吃苦的。”肯定的“你们”荡漾在2005年的一个晴日。

“可是……你太辛苦了。”遇见自己也不知道内心深处原来也潜藏着如此温柔的自己。抬眼正好迎上青田的目光，在他浅褐色的瞳孔里，慢慢的都是爱。

“可是……你太辛苦了。”遇见自己也不知道内心深处原来也潜藏着如此温柔的自己，抬眼正好迎上青田的目光，在他浅褐色的瞳孔里，慢慢的都是爱。

“那是我们共同的孩子，不要伤害他，好吗？我不想就这么……失去他……你也是这样想的，对不对？”青田的声音这么有磁性，让人无法拒绝，遇见收起了所有的刺，轻轻地躺在青田的怀抱里。

“嗯~~~~~~~”

“那么快吃吧，我忙乎了一早上啊！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听我的，按时睡觉，起床，吃早饭，不许抽烟……”青田完全沉浸在他的世界里，表情就像5岁的孩子在数着要拥有的东西那样。直到遇见克制不住，一拳头挥过去。

“嗷嗷，你干嘛，反对家庭暴力啊！”青田捂着头，无辜地喊道。

“我干嘛听你的，真是，没胃口，不吃了……”遇见只斜着眼一下子又全副武装起来，起身离开时，嘴角却弯起了弧度，可马上就收起了，“你管不着！”

丢下青田一人在餐桌前，埋怨着，不劳咯吖不劳咯。

立夏，我，有孩子了，能想象么？好想你，你过得好吗？肚子里的那个小生命，好神奇~~

——遇见

## 第4节 同类

2005.12.20 小雨

雨后的城市 寂寞又狼狈

路边的座位 它空着在等谁

我拉住时间 它却不理会

有没有别人 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

云在半空中 被微风剪碎

回忆也许美 可是正在飞走对不对

——Stefanie<同类>

“……”

“小昂，回来看看你妈吧！”

“……”

“你想回来随时都可以……”

陆之昂第一次发觉父亲老了，那样低沉，闷落的声音，每一字都扎在肉里，血流不止。

从马路上的公共电话亭里看出去，是一个破碎的世界，陆之昂眼里不仅仅是一块块破碎的玻璃，还有，破碎的心。

浅川。

小雨阴绵。

立夏手中握着遇见的信，心情么，很繁杂。

遇见她，竟然结婚了，还，有孩子了。不敢相信。穿过信纸，仿佛看到遇见微笑的脸庞。

很温暖。

立夏望了望天空，没打伞就出门了。

她喜欢淋雨。她还是没变。

浅川一中。

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约在这个地方，可能香樟知道吧，知道雨水的重量。

浅川一中门口的一颗古老的香樟树下，有一个女孩，也没有打伞，遇见，还是老样子呢！棕红的短发齐耳，带夸张的大银圈，大冬天的依旧意见薄薄的帽衫，敞开的衣襟，露出美丽的锁骨，手无意地插在口袋里，能隐约看见黑色的指甲，和左手上耀眼的戒指。

“嘿，你难道不冷吗？”立夏脱下温热的围巾，“别感冒了。”温柔地围在遇见脖子上。

“立夏，你真的一点都没变呢！”遇见还是那样，直来直往的作风，直来直往的口气。

门口的大叔朝立夏笑笑，点了点头。“立老师啊，双休日也不休息吗？”

“和以前同学来看看学校，我们逛一圈就出来。”立夏也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说，干嘛回这里当老师啊！”遇见没目的的望着香樟，天色不怎么明亮，阴郁着，潮湿的。

“没什么……”立夏似乎被触及了禁区，心里有洞，越深越黑。

偌大的教学楼在细雨中尽显沧桑和寂寞。

立夏和遇见站在高二（3）班门前，从木门的小窗向里望去，一样的黑板，一样的课桌，一样的电灯和吊扇，甚至还闪现了物理老师是“对不对（得不得）”的发问，语文老师手舞足蹈的“品味儿一下”化学老师蹭蹭的“当然选Boy”……诸如此类的片段。

立夏恍惚中看见了几年前的自己，后面有陆之昂和傅小司，心又痛了。

沿着静静的走廊，尽头被黑暗吞噬着，遇见在立夏旁边，微微噘着嘴，那些美好单纯的回忆，由中心向外震波开来，不由自主便轻轻哼着歌。

走廊尽头是教导处。立夏走过朝里面瞧了瞧，是一个短发女生，旁边的玻璃柜前，斜斜倚着一高大的男生，又看见了左手手背上的纹身。是他？立夏皱眉，右眼皮不合群的乱跳，脑子里浮现出上星期教导主任笑眯眯找她代班主任一事，眉更紧了。

只是遇见的歌声，空灵的悠长的飘荡在走廊中，搭载着雨天里的狼狈，无目的地游走。

立夏没有多想，沉浸在遇见的歌声里，灵魂仿佛被控制，那是一道光，能穿透心灵。

空 远。

立夏已经不记得第几次在这个楼梯口前止步，在被丢弃的回忆里，有他与她的邂逅，那件白衬衫，印上时间的烙印，泛起了昏黄。

遇见还是如此洒脱，那样好强。嘴上经常埋怨青田，还有肚子里的baby，不爽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抽烟，立夏只是呆呆地看着，仍有白色的烟环被轻轻推到空气里，袅袅上升，盘旋，缠绕，纠结在一起，然后隐没，然后消失。

就是这样。

立夏和遇见出校门的时候，都注意到一个身影，一个很像陆之昂但马上被她们否决的男人。雨打湿了红黑色的伤疤，隐隐的疼。遗留下的，除了擦肩而过，只有沉默……

## 第5节 冬至

2005.12.22 冬至

冬至。黑夜时间最长。

对于陆之昂，黑夜与白天怕是没什么区别吧，小昂会浅川了，却没有回家。

只是在近黄昏的时候，去了墓地，妈妈的墓地。

在一个地方，可以看见地平线的地方，是一个幸福之地么？

陆之昂站在那儿，有一排排的香樟，有一排排的墓碑，每块墓碑上都有一副遗像，小昂弓着背，凝视着妈妈的遗像，碑上的妈妈的遗像，悲伤的母亲笑得很慈祥，很温柔，很美。

这里有很多很多灵魂。在地下长眠。

夕阳不知不觉落在地平线下，天空仿佛一下子没了光亮，只是一下子。

陆之昂还站在碑前，那夜无月，零散的灯光扑朔说，只不过把影子变得更颓废了……

有风声，香樟摇晃的声音和女子哭泣的声音。

陆之昂还是还了个冷颤，尽管他应该什么都不怕了，尽管他的右手已经废弃，尽管寒风吹得那伤疤生疼。

女子的声音越来越清晰。

在地平线的那头，有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神，在墓碑前，说着什么。白色的裙摆随风飘荡，忽隐忽现。孤独就是空气，呼吸着它，只感觉出自己的存在。

陆之昂左手插进口袋里，右手则僵硬德挂着，朝那个女生走去。

近了，风还在吹，不停歇。地平线近在咫尺，只不过淹没在墓地里，又阴又暗就……

脚步抑止在离女子一米开外的地方，陆之昂盯着眼前的碑，上头有两幅遗像，都慈祥地笑着，署名是：永远爱你们的“小阮”，日期是“1996.7.8”。

她？记忆翻滚着，涌进眼睛。她叫小阮……可是，十年前，小阮就没了父母么？陆之昂不紧皱眉，全身仿佛凝聚了一股力量，充斥在左手，也只剩左手了。

不知怎地，陆之昂竟上前一步从侧面环抱住小阮，只用一只手，轻轻将她揽进怀中。

小阮有些诧异，却没反抗地顺势躺在陆之昂的怀里，这个冰冷的男人，拥抱却很温暖。

陆之昂和小阮肩并肩走在满是香樟的墓地里，两人有些刻意地保持着微妙的距离。

“那个，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恩呢？”小阮的提问打破了分贝平衡，兀自上下摆动着。

“陆之昂。”

“哦……”小阮脱了长音，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在小阮的左手边是陆之昂的右手，僵直在那里。、

“你的手怎么了？”停顿的开始是宁静的结束，小阮只发觉左手边有股冷风穿过。

“被乞丐打废了。”陆之昂头也没回，直瞪瞪地望着远方的未知地。

是一个北京的雨夜，没有月亮，天桥的角落里蜷缩着一个人影，穿着薄薄的黑色衬衫，领口自然地开着，头发被雨水弄湿，嘴角有个裂口，不断有血流出，消瘦的脸颊上划着一条口子，接近0摄氏度的雨水竟使伤口凝结起来，右手的手指钻心的痛，每个细胞都在吼叫，都在挣扎，想动也动不了。

“小子，他妈的不要命啦，敢抢老子的地盘！”

“……”

陆之昂垂着头，一条腿弓着，修长的右手搁置在膝盖上，手指自然弯曲，漫不经心的样子。

“xxxx，兄弟们，给我上！”

顿时周围好多高个子朝陆之昂逼近，手里藏着明晃晃的刀子，凶神恶煞地对陆之昂暴打，陆之昂闭着眼，黑幕中却还能闪现出一幅幅图像，有小司，有妈妈，有立夏和遇见，还有美丽而遥远的浅川。

“小昂，我今天听见爸妈说他们答应保佑你呢！”小阮用左手牵住陆之昂的右手。“你会好好的，对么？”

陆之昂默默地转过身，眼前的小阮淡淡地笑着，很干净，很明亮。几年前的自己也有同样的微笑吧？现在，只能在心里怀念着。右手虽然没知觉了，但还能感觉到有股力量，源源不断地穿过来，似是无限强大的力量。

## 第6节 小寒

2006.1.5 小寒

天已半亮，从东边的被红色晕染的云就可以推断今天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天气。

立夏看了一眼日历，红红的1月5日提醒自己让2005年去死吧！……

转身道卫生间，镜子里的立夏又成熟了，却带了点憔悴。浓黑的长发轻轻挽起，左边的刘海微微遮住眼睛，立夏依旧没有化妆的习惯，也懒得去做某些表明功夫。今天是代班主任的第一天，心有些忐忑，也奇怪着那个少年怎么会在浅川一中的教导处出现。

眼皮无规则的肆跳着，不只是跳财呢还是跳灾。

再简单不过的白色棉质衬衣配牛仔裤的装束，穿在立夏身上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这就是立夏。

浅川的调调绝对说不上快节奏。连公交车都不挤那能叫公交车么？还是早高峰。

北方的冬天毕竟是冷的，虽然室内都配有地暖，可外面就不好比了。立夏在座位上缩了缩脖子，感叹今天应该穿羽绒服而不是现在身上略显单薄的大衣。这时候就又该怀念北京的公交车了，车虽挤，但至少至少它暖和呗，人多嘛~[CO2](http://baike.baidu.com/view/362190.htm)多~温室效应~天呐，立夏立刻打断自己，最近胡思乱想的本领递增，可千万别坐过站了。

浅川一中。

当初来到浅川一中当老师的原因是，糊口？赚钱？追忆美好的青春？都不是。

立夏微笑着进校门，她总喜欢早早地来学校，清晨的校园，最安静，也最美。现在的立夏毫无意义问彻底爱上香樟，完完全全地爱上了。

总会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忆起当初面试的场景，面前的教导主任似是满意地合上简历，推了推眼镜，“毕业于美术学院，那么任教美术咯？”是疑问句还是陈述句？

立夏踌躇了3秒，“是的”。之后，就不记得教导主任说了些什么。

“美术”这2个字眼仿佛直接与傅小司画上等号，听起来格外刺耳。

那之后立夏也不止一次问自己为什么还要天天碰美术那玩意儿，让自己天天要与小司划等号呢？明明知道怀缅的感受不咋样，而怀缅小司，缅怀他的白衬衫和他眼中抹不去的白雾，更是，漫长的煎熬。而偏偏这一切都发生了。

立夏推开办公室的门，桌上那本厚厚的学生档案躺在那儿。立夏打开它，快速地翻页，知道学生照片那栏上贴着少年傲慢不羁的脸，焦点在他的眼睛，比傅小司更深更迷茫的白雾，笼罩着，覆盖着，挥之不去。

立夏移开眼，姓名那栏里填着“惊蛰”两个秀娟的字，一眼就看出那不是男生的字体，而年龄竟比同班同学整整大了2岁！父母两栏空白，喜好特长也空白，接下去只有密密麻麻的不良记录，早退，迟到这些就不说了，作弊，罢考，逃课也不说了，这是什么？一女生因他自杀，险些死亡？？？有没有搞错！这样的学会也能上浅川一中！？虽然说老师看待学生要公平公正，但这不免让立夏想起中考前无数挑灯作战的夜晚，费九牛二虎之力考上浅川一中……

再次被震撼是获奖那栏：“世界小提琴公开赛青年组第1名”。

一切疑云都解开了，猛然想起自己带的这个班是7班，艺术班……

立夏抿了口茶，定惊……

脑子很没出息地只记得惊蛰的脸，尽管不能逼脑子去记忆某些它不想记忆的东西，而本能最记得美丽的人和事物，比如惊蛰，这也不是脑子的错，但此刻，面对着班上近40个人80只眼睛的瞪视，而自己一片空白，甚至不记得做自己我介绍。（囧……）

寂静只维持了几分钟，下面的同学就开始纷纷议论起来。

“听说她也只维持了几分钟，下面的同学就开始纷纷议论起来。”

“听说她也是浅川一中毕业的呢？和传说中的小司ms还是曾经的那女朋友？”

“啧啧……不是教高一美术的嘛，怎么混上来当高二班主任的？”

“瞧她那样子，怕是怯场了吧……”诸如n多云云。

教室在门“嗵”的一记爆响后恢复死寂。

推门而入的是一个男生，近棕色的发质在丝丝阳光下有点慵懒的味道，宝蓝色的衬衫紧身，下身则是松松垮垮的牛仔裤，而这些都不重要，这些完全联想不到惊蛰这2个字，吵闹，喧嚣，繁华……

死寂过后就是各种花痴女的嚎叫……输给你，你们。

立夏低着头，用突兀的中指直接响亮地敲了敲了讲台。

“惊蛰同学，下次不要迟到！”，这一串动作是那样连贯，本该这样的，不是么？

“啊……他叫惊蛰啊，好帅啊……”

“是转校生吧，怎么混进来的？”

“老师怎么认识他的呢？好像以前就认识的样子。”

And n 多云云。

惊蛰仿佛不属于这个班级——高二（7）班。

他只挑了个最后一排，一个靠窗的角落坐下来，未经任何允许的，霸占了一块风水宝地，白色的电线在宝蓝色衬衣上格外显眼，顺着衬衣悬空一直到斜挎包里，安静的矛盾着。

“惊蛰，马上要上课了，把耳机拿下来！”立夏有点恼了，讲台下的拳头微微握紧。

惊蛰兀自看着窗外，在小寒天气里，却不怎么冷。但刚刚立夏微怒的命令他是听见了的，只是想瞧瞧这位新老师生气的样子罢了。

于是，越来越多的学生望向靠窗的角落，惊蛰在那儿，丝毫没有摘下耳机的意图。

立夏真的有点恼了，不怎么长的指甲掐进肉里，传来淡淡的痛感。

“下课后，你跟我去办公室！”，立夏的声音有些抖，眼睛里装满了惊蛰不屑的表情，为什么，有千丝万缕的光线照耀在这个少年身上，却不反射任何光芒，在那个静静的角落，只独自听着歌，他看向窗外的眼神，和小司，好像，却比小司，更冷漠。

漫长的铃声响起，立夏回过神来，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手机号码。回过身只看见一群学生在那偷笑，叫立夏有什么不好么？

“喂，去学校的仓库谈。”

冰冷的嗓音停滞在那里，没有任何语气与声调，也听不出是命令还是询问，只是单纯的吧，却好像很复杂。

立夏抬起头，反而很镇定地应了声“好……”站在教室门口，风吹乱她的留海，微微抿着唇，“把书本拿出来吧，任课老师来了。”

然后扬长而去，一点也没有拖泥带水，跟她给人的感觉一样，很清爽。

立夏不禁耸耸肩，顺手把大衣裹得更紧了，在浅川一中3年里，从来没有到仓库来过，只听遇见偶尔讲起说这里是坏学生才该出现的地方。

潮湿的空气粘附着粉尘，漂浮在半空中，有零零洒洒破旧废弃的杂物，全封闭的空间，没有窗，异常阴森。立夏独自在仓库里逛了一圈，所有裸露的皮肤都蒙上了一层神秘，包括眼睛……

仓库门口。

惊蛰垂下眼，低着头，斜斜地靠在某处墙壁上，双手交叉环绕在胸前，那根白色的电线还拖拽着，下肢与地面成了一定角度。

即使在这样潮湿与阴冷的地方，惊蛰的头发还蓬松的，泛着微微的棕色，有让人忍不住去摸一摸的冲动。

黑色的球鞋边散步着2、3个烟头，像刚熄灭的样子。

立夏皱眉。

理直气壮得走过去，缺……

惊蛰迅速地一个转身，把立夏推向冰冷的墙壁。

闪烁着惊恐的眼睛里折射出惊蛰俊美的轮廓，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

知道他们的距离近到让立夏不禁（不自觉）得闭上眼，连呼吸也停止了。立夏只感觉到脸上的烧灼感逐渐蔓延开来。

“立夏老师，对您，我没有兴趣……”

…………………………………………………………………………………………………

惊蛰与立夏并排靠着墙壁，有些傲慢的口吻让立夏心里顿时有种被耍的强烈挫败感……

立夏别过头去，不语。

错过了身边这个不良少年几近灭绝的微笑，虽也带了嘲笑的以为在里头。

摩天轮周而复始地做着匀速圆周运动，我想站在最高点，鸟瞰全世界。

记忆如果是一次性的白色污染，我还是会毫无疑问的丢弃它。

那些和小司在一起的日子，请，消失在我不存在的地方。

为了忘却的 纪念。

——立夏

## 第7节 安宁

2006.1.15 阴

夜的宁静 是时候好好反省

月阴晴 圆缺就像我的心

夜下着雨 天在哭泣

不知道何时才放晴 我忽然非常想念你

你的离去就像刺青

永远烙印在我的心

是如此痛而如此的美丽

——Stefanie<安宁>

寂闷的空中滑翔过一道白烟线……

阴天。

“乘客们，目的地浅川机场马上就要到了。”

傅小司望向自己的右手边，那个眉目清秀，还带着些稚气的青年终于露出了微笑，随着他的视线看去，花了近一个多小时的作品已浮现出来。

笔直的线条，刚硬的画风，富有极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小司不由惊叹，想必这一定是位建筑师，而他手里的设计稿，就像他精心呵护的孩子，从平面图看来，应该是个三室二厅的居民住房，小司闭上眼，仿佛看到了某个黄昏在大大的落地窗旁，悠然喝着茶，立夏？

身旁的程七七轻轻握住了小司的手“想什么呢？那么……开心？”

小司惊得睁开眼，是呀，自己在想什么呢？左手无名指上的对戒时时提醒着自己，以前的傅小司已经不复存在了。

“没什么……”。

七七将头深深陷阱vip的软软沙发里，小司一直以来，都好冷漠，并用手时不时旋转着戒指，这，真的是自己想要的么？

右边的青年小声的呼喊“完成！”

小司再次看去，瞄到平面图旁边的立体简图，和其他崇尚尊贵豪华的设计概念不同，这座小小的屋子里充斥了所有的爱、幸福的味道，这才是一个家吧？！

右下角署名是“段桥”。

记忆力装满了我们的气球，终于忍受不住气压，忽而爆破了。

遇见，你能不能在和我一起在一家不盈利的便利店打工？

遇见，你能不能再说一次“我男朋友，段桥……”哪怕只是做戏罢了。

遇见，你能不能回到我身边，我一定会向你大声表白。

遇见，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让我慎重地说“我爱你”。

遇见，我会设计一套只属于我们的房子，里面有你，有我，很美的。

遇见，我回来了。

请允许我让时间倒退3年，在那个熟悉的红绿灯口，拉住你的手，对你说 “和我结婚吧！”

——段桥

3年前

随着身后突然传来尖锐的刹车声，钝物撞击的声音，地面上是一道长长的刹车的痕迹，一辆横在路中间的大货车，车轮下熟悉的大红色风衣，风衣下缓缓流出来的血，逐渐蔓延开来。

像是城市中心的一朵，最艳丽的莲花。

总会忆起吧，一些不想要的，甚至丢弃了的事情，段桥，从那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了，他还说着把？

世界上没有第二人知道段桥这3年怎么过的，他失去了剑桥，在上建筑系前，他也在同步治疗他的腿，被火车轧过的双腿。

不知道究竟花了多大的勇气，在那张手术协议上签字，在漫长的手术里，偶尔从麻醉药里醒来的段桥，是靠着遇见忍过疼痛的，毕竟，自己的腿即将不属于自己躯体的一部分了，金属质地的假肢，冰冷冰冷的。

无人能想象那是怎样一个过程，上课，复健，想念。

段桥回来了，他只是花了3年完成学业的剑桥建筑系学生，他是突破医学奇迹，假肢与肉体糅合完美的病人，他是深深爱着遇见的段桥……

“Black Dancing”酒吧

这是一个拥有两个极端的酒吧，一般是吵闹的，闪光灯变幻着颜色，DJ在那熟练地切换着不同的舞曲，舞池里的年轻人，大多闭眼，沉醉，随着节拍疯狂地扭动着……而另一半似乎到了座孤岛，里面都是失意的，郁闷的，一个人独自喝着酒，只是更愁罢了。

在那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吧台前，桌上一瓶瓶的啤酒，空着，歪着，倒着。

遇见举起酒瓶，一饮而尽，可以看到喉管一上一下来回动着，散乱着的短发，却不见了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

“小弟，再来一瓶！”遇见似醒非醒地呼喊着。

“遇见姐，你喝多了，要不我去叫青田哥来？”小弟小心翼翼地询问着。

“青田，青田，你个混蛋！”遇见将脸埋在手臂里，喃喃道“他妈的老娘不生了！”脑子里老师盘旋着青田的回响“遇见！怀孕了就不许在酒吧混了！”……“唱歌也不行！”“X，凭什么管我！”遇见又抄起一瓶，灌起来。

最近几天老师和青田吵架，哪怕是鸡毛蒜皮的消失，也会为了抬杠而争论起来，只是觉得烦，甚至有一些不知名的恐惧，脑袋里总会想起段桥撞车那瞬，血，像花般，盛开。

甚至会开始怀疑，或者质问自己，当初为什么要答应青田的求婚？

只记得，那天，雪天，青田一直跟着我，她说，他还是爱我的？

然后呢？我怔住了，眼前的男生教会我爱，教会我抓住幸福，所以我抓住了？

因为自己还是对青田有感觉吧，那个楼梯口红着脸，青涩的男生是一辈子也忘不掉吧？

可是，我万分厌恶此刻的感觉，想恨的，想放手的，恨不了，走不了，放不了。

为什么会这样？……

——遇见

稍稍清醒了些，从衣旁口袋里掏出来一包烟，打开，用手指弹了弹烟壳，抽出一根来，夹在食指与中指之间，放到嘴里，爽快地拍了拍旁边人的背，“喂！借下火！”

身边的穿着红色风衣的男人回过身来，黑框的眼镜，利索的短发，挺挺的鼻子下薄薄的淡粉的唇微微抖动着，光线从他身后照来，反着的，逆美！

这个轮廓是如此熟悉，遇见一直盯着那人的眼睛，是，是段桥，黑色的瞳孔，很纯很纯的发出无比温柔的光。不会错的，段桥，真的是他！只是，更成熟了些，还有未知的陌生。

段桥却很镇定，从口袋里拿出打火机，“啪”的一声，火苗窜出来，照着遇见的脸，微微红。

遇见深深吸了一口，有些刺激的，令人微醺的烟气一下子冲进鼻腔，回味在口腔，然后经遇见的口，吐出一轮一轮烟圈，霎时，白色的缥缈的空气在遇见与段桥之间荡漾开来。没吸几口，又皱着眉用力掐灭掉，烟缸里无数烟蒂，暴露出毁灭的悲哀。

只沉默在说话。

遇见还是继续一瓶一瓶喝着酒，脑子里很乱，乱到不行。

断桥侧着身，很深邃的样子，想问些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

遇见她，怎么了？

很想靠在谁的肩膀上，青田，为什么身边的不是你？遇见只记得这些，之后似是晕乎乎睡过去了。断桥把遇见轻轻揽进怀里，抚摸着她的头发，告诉我，这3年都发生了什么？

“放下你的手！”异常冰冷的，冷到感觉不出温度的存在。

断桥抬起头，睨着眼前的男人，以前见到过，他是？遇见的前男友！

青田站在那儿，喝了声“别碰我的妻子！”眼里瞬间要冒出火来。

段桥让遇见趴在桌子上，缓缓站起，用略挑衅的语气“既然你们结婚了，干嘛还让遇见难过，你根本没资格爱遇见！”心里有沉重的坠落感，一直掉下去。

青田的手臂暴起了青筋，拳头紧握发出一声声脆响“你有什么权利说我！”“嗵”的一拳头挥过去，段桥敏捷的让开，“凭我也爱着遇见，凭我不会伤害她，凭……”段桥还没说完，衣领就被青田轻而易举地拎起来。可断桥一点也不慌张，头一弩一张，迅速抓住青田的手臂，一个反转，同时脚一扣，一挽，便把青田整个翻过来，青田咬咬牙，用腿向后蹬去，像是触碰到某些金属的感觉，同时手一抡，正中段桥的下巴，嘴角有血渗出，段桥撩起袖子，对着青田就是一拳，这一拳打得不轻，青田整个人往后退了几步，把吧台上的酒瓶通通弄倒在地，玻璃在响声后炸成了碎片。晶莹的闪烁着光。

遇见似是惊醒了的，猛地坐起来，对两个男人怒吼道：“够了！你们在干嘛！你们……”顿时，腹部传来一阵猛烈的痛感，钻心的，一种失去了的痛。

长长的医院走廊里，段桥和青田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盲目地看向地板。

手术室的灯缓缓暗了。

“母亲没事，只不过腹中的孩子就……”医生摇了摇头。

青田的脸阴了下去。

孩子，没了。

仿佛回到了不愿回到的仲夏。

闷热，躁动，不安……

段桥靠着墙壁，对于离自己一尺多的青田，红色风衣上的皱褶就像迅速生长的爬山虎，蔓延至远方。

青田沉默了一会儿，迈步进了病房。

段桥悄悄地跟在后头，止步于病房前。

这扇白色的门，隔开了遇见与段桥，他们

就这样结束了

很早前就结束了

“遇见，你怎么样？”，青田我这冰冰的遇见的手，很温柔，很温柔。遇见撇过头去，泪湿了眼眶。

“对不起，对不起，遇见，都是我不好，我，我……”青田低下头，突然很恨自己。

“………………”

“遇见，孩子，会再有的，我只要你没事，我……要不你打我吧。”青田抡起遇见的手，朝中间脸上砸去。

“干嘛，你白痴啊！我有什么好难过的，我，我只不过……”遇见终于忍不住轻声抽泣起来。“我有些怕。”

“不怕，我在你身边，不管发生什么，我会永远陪着你。”

段桥站在门口，感到自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之后的世界就只有青田和遇见了。

你的离去就像刺青

永远烙印在我的心

是如此痛而如此的美丽

遇见，谢谢你，教会了我爱。

遇见，谢谢你，教会了我珍惜与把握。

遇见，再见，祝你幸福。

——段桥

终于发现自己，已经不在乎你

原来分手也能如此 安宁

段桥，谢谢你，在我冷漠的时候温暖我。

段桥，对不起，我的心太小，装满了青田，却装不下你。

段桥，再见，也祝你幸福。

——遇见

那些男孩女孩们，在某个阴冷的冬天午夜，都醒着。

烟圈 浓雾 叹息

在回荡

蒙白的太阳

明天终究会升起

安宁中

再回到原点

只是

有你 有我

没有他

要幸福吖，每个人~~~~

——秋分

## 第7节 大寒

2006.1.20 大寒

太阳到达黄经300°

寒气之逆极。

从冬至到大寒，差不多有1个月了。

陆之昂寄住在小阮家，也有1个月了。

陆之昂盯着天花板，不由自主地想起小阮的身影，早晨会去牛奶站送牛奶，中午到晚上还回去快餐店打工，她应该还是读书的年纪吧？

想着想着，眉头就越来越近紧。

抬起自己的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两个指头的骨头都断了，还能记住那老中医ws的脸。怕是，不能画画了吧。

陆之昂，其实很喜欢画画。

习惯两只手开瓶盖

习惯右手拿筷子

习惯右手画画

习惯的习惯

不习惯。

小阮总是拿给自己开好盖的可乐

小阮总是递给自己一把小勺子

小阮并不知道自己会画画

那些不习惯在小阮的代替下

全部变成了依赖……

尝试着用左手拿起画笔，闭上眼，随手勾勒出小阮的轮廓来。

不清晰，线条杂乱，要是小司在，一定会说：“陆之昂，这话的啥？”

“小昂，我能进来么？”小阮端着晚饭，像往常一样。

“嗯。”陆之昂把画纸放在一边。

还是老样子，小阮永远不让陆之昂做任何事，不知怎么，有些冒火。

“哎，这是你画的么？好棒呀，我都不会画画呢！”小阮拿起画纸，有些兴奋。

陆之昂一把请过画纸，捏成团后丢进垃圾桶中。

“不要再帮我做任何事了，不要再安慰我了，我不想永远被你保护着，是在嘲笑我的没用么？啊？？！！”小昂近似咆哮中发泄了出来。

小阮看着陆之昂，无比认真的表情，手臂上还有青筋忽隐忽现，第一次见到这家伙发火呢！好可爱~~~~

“呵呵，知道啦，以后不做就是啦，不要发火……那这样好了，以后家事一人一半，怎样？”小阮没有生气，而是类似挑逗，轻快的口气回答了陆之昂。

陆之昂平静下来，刚刚怎么了？

“好，小阮，谢谢你。”陆之昂突然温柔下来，看着小阮清澈无比的眼瞳，脸颊两侧不禁又火烧般的感觉。

为什么明明在冬日

今天大寒之夜

我却 一点也不觉得冷

远处黑巷中 似有人影徘徊

芒草 岛屿

有未知的区域 开启

——陆之昂

玄关那似有开门的声音，小阮急冲冲的跑过去，却看见，惊蛰。

小昂听这么就没声音，便也走出房间。

一个高大的黑影，小昂皱了皱眉，也不远邪恶的眼神对视。

# 2006 春

## 立春

2006.2.4 立春

春天 开始

Spring begin

风信子 终于开花了

在干燥的空气里

却延伸出湿润的枝桠

花朵 在绽放

当大家 所有人都在安睡时

我。怒放。

春天 要来了。

悄悄地，不被我知道。

久违的阳光 成了白茫茫的光雾

撒在风信子上

捕捉到微弱的能量

是积蓄已久，蕴藏一整个冬日的

蓝色。

田野，乡间，和绿。

这些掺杂着“幸福”的元素又回归了。

在2006年2月。

——秋分

记忆中的某个晚上，有自己与惊蛰对视的定格，右手传来的信号，不被过滤的迸发出来。

和他那副“你是谁啊？”的不屑，充满冷血与抗拒的眼神。

我当时是什么表情呢？

应该还有他背对着我，望向窗外看天空是说的“对我姐好点。”

惊蛰是小阮的弟弟啊。

我愣了好久都没吭声，他于是转过头来，慢慢走向我，只留下“否则对你不客气。”

是断句啊，冗长的停顿是想重重的强调么？

可 小阮，究竟是我的谁?

——陆之昂

当惊蛰带着些失落与寂寞再次扬长而去后，房里就只剩我和陆之昂了。

他们两个在房间里说了些什么啊？

男生，真是第二起奇怪的动物。

“陆之昂”，我直直地倒在沙发上，碎碎念。

“我很在乎你”。

——小阮

惊蛰倚在巷中的角落里，兀自点起一支烟。

黑暗里只有烟丝袅袅上升和恍惚的火光。

立夏耸了耸肩，这地儿真难找，抬起手腕看手表，指针和谐地相互交叉着，惊蛰……这个让人头疼的名字，为什么在立春里就孜孜不倦地鸣叫着，到一个没有振动可以传播的地方吧，自己就听不见声音了。

显然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因为在耳边经过耳膜振动后听见烟“丝啦丝啦”的细微的响声。

果然，在落地路灯不远有个身影，这场景不自觉让自己联想到开学那一天。

应该是惊蛰， 吧。

不知道自己愣在原地多久了，只觉得瞬间好像什么突兀的响声也没有了，周围的墙壁，枯萎的爬山虎。头顶随风飘 的内衣裤（54掉），都消失在这天立春的夜里，渐渐的，只剩下惊蛰倚在墙角静静抽烟的模样了。

是静谧还是狂妄？

“呵，老师。果然还是喜欢我吧？！”

立夏回过神，耳鸣又不自然地出现了，刺耳。连续地摧残着。

“当然不是了。”立夏转过身，想走出着深深的巷子。

转头后一想，不对，自己不是要家访么？还有，作为老师怎么可以允许学生抽烟呢？诸多thought and so on。

再回过身的时候，惊蛰已经离开立夏只有10公分的距离了。

惊蛰还在朝立夏前进。

关键是立夏并没有往后退去。

感觉到了。

与惊蛰鼻尖相摩擦的温热，那微小的热能却瞬间放大成心脏无规则的跳动。

惊蛰眼里厚厚的白雾，正悄悄隐退掉，嘴角扯起一个可以当它不存在的角度，有些坏坏的却印着幼稚的眼神。

立夏忍不住，又闭上眼了，好吧，又输了，输给惊蛰。

耳畔是轻语，却很疼痛：“老师，你现在在想不好的东西吧？”

立夏睁开眼，刚才耳朵的骚动一次次回复着，抿唇，低头，不语。

总觉得自己一直被当成傻瓜来看，来玩弄。

惊蛰在校的表现，不是一个“差”字可以简单形容的。

而这个一而再，再而三挑战自己忍耐程度的男孩，此刻就在我面前。

立夏抬起头，惊蛰清楚地看见她眼眶里有泪，湿湿的。

“你。很。过。分。”

立夏几乎是带着哭腔说完这4个字的。她怕，自己要哭了。

惊蛰蹲坐在地上，又拿出一支烟，独自猛吸起来。

立夏，别离我太近，因为我是招来不幸的黑猫。讨厌我吧！

——惊蛰

## 雨水

2006.2.19 雨水

“陆之昂，陆之昂，陆之昂！”大清早就能听见小阮的高喊。

陆之昂坐在小院子里，正对着一棵香樟写生。

小阮夸张地学着猫走路，蹑手蹑脚的样子。

“猜猜我是谁？~~~~~”然后极深沉的老奶奶声音。

“小阮，你不觉得刚才你大声叫的时候就已经露馅了么？”陆之昂没有回头，左手里画笔不停地在画纸上摩擦着。

陆之昂画画的时候，很安静。他眼神里似乎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杂事，小阮在一边愣着出神。视线从未离开过陆之昂。

陆之昂头发很硬，一根根向上翘着。

陆之昂鼻子很挺，上面支着一副黑框眼镜。

陆之昂右脸有条伤疤，细长的，每个缝隙里都隐藏着无尽的悲伤。

陆之昂的右手，是自己最害怕触碰到的地方，同样，也是最想去温暖的地方。

陆之昂

开始笑了，他的笑容其实可以很灿烂。

心里只是单纯的希望。

要是永远都能看到那样的笑容，就好了。

思绪被“傻瓜，你在想什么？”打断了。这句带着些暧昧意味儿的句子，让小阮不由无措起来，脸微红，支支吾吾地蹦出几个词：“啊？哦，嗯，没什么啦。”

小小的静默后事小阮恍然大悟地吼道：“想起来啦，嗯，这个，感谢我吧。虽然没经你同意，就帮你投稿，你应该不会怪我吧~~~”小阮在陆之昂周围绕了个圈“我说你画的不错嘛，有前途滴。”

陆之昂手里是张并不非常有名的画报，而在某页的角落里有陆之昂前几天画的香樟，残缺的树叶，微微扭曲的树干，冬日里稀薄的空气中，有香樟独有的味道。

署名为“左翼”。

陆之昂没发现，画下面你的小字是某著名画师的评论。

自从右手坏掉后就一直训练左右。

而因为做左手的不习惯常常画出意想不到的凌乱感。

和颓废与放弃的意念。

可能这是残缺美独有的吧，绝对没有小司画的华美。

但是却，能感觉到画着的忧伤。

就像抚摸着受伤的心灵的感觉。

陆之昂心里暖暖的，“谢谢你，小阮”。

他签完“左翼”后把刚画好的香樟送给小阮“这是静谧”。

雨水的节气里，空气变得压抑起来，没有风的时候，香樟似定格在某地，安静地等待着轮回，与充满灵魂的夏日。

小阮接过画，这次陆之昂并没有把悲伤揉进画中，每一笔都恰到好处，细致到两叶后藏着的小叶，枝桠，交错。静谧到不敢出声，唯恐打破这份淡淡的安静。

不大的院子里，香樟，小阮，陆之昂。

都安静着。

就像动画片里时光倒流时昏黄蕴暗的画面，和瞬时没有声音的停顿的一样。

现在就是这样。

天空开始微微飘起雨来，没有乌云的天只白茫茫一片而已。

找不到雨水的源头，就像找不到爱的尽头一样

而，爱，

已经开始了。

什么时候？陆之昂和小阮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了？

静谧知道。

## 惊蛰

2006.3.6 惊蛰

天气终于暖和起来，立夏又少穿了一件衣服，而走出家门后才发现天气其实没自己想的那么好，前几日的小雨让今天的路还湿湿的，时不时猛然刮来一阵凉风，想想是啊，终究还是3月的天呢！

刚进办公室不久，就有学生来敲门，立夏回过头去，是马尚同学。

“老师，告诉你一个秘密。”马尚像真的似得压低声音，立夏皱起眉，常常听女生说马尚是个不折不扣的马屁精，而他讨好某个人的时候或者说XX坏话的时候，两条眉毛就会连并到一起，形成一条歪歪扭扭的弧线，更形象点就是加长型毛毛虫。

而这位马尚同学丝毫并没有在意立夏表情的微妙变化，自顾自滔滔不绝讲述起来。

“今天我早上起来，吃了两个茶叶蛋，还喝了一杯牛奶……”

立夏有些惊诧，瞪眼一时说不上话。

“老师，这是铺垫，接下来才是重点。”

“@#￥%……&\*……”这是所谓的重点。

立夏的耳朵就像搜索引擎般的找出一连串词语“放学后，仓库，惊蛰和XXX要单挑。”

“好了。谢谢马尚同学，老师知道了，请你不要把这消息再泄露出去，我会处理的。”立夏目送马尚走出办公室，这样的同学，还真不能多。

叹了一口气，又是惊蛰。

桌子上还摊着上次月考的成绩报表，立夏接手前，7班的成绩虽然不出挑，但也没垫底，可自从自己接了这个班，惊蛰也同事加入后，办理的氛围，似乎更猖狂了。

每个任课老师都会批评7班的学生，类似不专心啊，心思太多，不努力之类的，昨天甚至还看到物理老师头发竖着吼道“7班那个惊蛰真是，我教了那么多年没收到过这样的学生呀~~~~”

立夏只红着脸，低头，忙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为什么要低头呢？难道因为自己是个小小的美术老师么？顿时开始痛恶起惊蛰来，嘴里碎碎念着。

而在脑中又无意识构成对比图，一个是穿白衬衫的傅小司，一个是穿宝蓝色衬衫的惊蛰，眼里都蒙着白雾，深不可测的样子。

讨厌~~这样。

黑板上还留着班长那雪的笔迹，清秀端正的印着“美术课去美术教师上”。

美术课在下午午后，慵懒的阳光照耀着。

香樟透着光亮。

准备带学生去写生，以风景为主。

解散后男女生自动分道扬镳，三三两两向校园各处奔去。

立夏也那好画板一支铅笔，捎上一块橡皮，悄悄跟在惊蛰后头，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惊蛰两手空空，潇洒地插在裤兜里，口中偶尔蹦出的音调，很清楚地表明他在听摇滚乐，还是重金属的那种。这样就和弹古典小提琴的它有些矛盾了。

立夏的尾随早就被惊蛰看穿，却没吱声，只是在学校后小山上停下来，原地躺下，双手点在脑袋下方，坏坏地看着立夏，“老师，真巧，原来你那么想和我独处啊？”惊蛰拔了根草，衔在嘴里，望着天空。

立夏没有回答，只默然坐下，朝远方眺望，又闭上眼，脑中迅速飘过傅小司教自己画画的场景，又硬被自己擦掉后，留下的是，一大片香樟还有无尽的天空。手里笔紧握着，与画纸形成某个精确的角度，先勾勒，画出树形，轮廓，位置，再细画，叶子，树枝，光线，反光点，随风飘的动态。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没用着橡皮擦，动作熟练得让惊蛰在心里惊讶了一回。

惊蛰闭上眼，隔着眼皮，还能感受到阳光，光波的延伸已经投过固体了么？

为什么每次的挑衅，你总能镇定淡然。

确实缄默，越想靠近你。

立夏，别让我离你太近，但是你微怒的样子，画画的样子，沉默的样子，微笑的样子，说我“过分”的样子，转身离开的样子……

都想融进我生命里一样，混合了血液与我的灵魂一起，静静燃烧着。

你是不是香樟？

坦然在我心里绿着。

忘不掉的，是湛蓝的天空里你独自盛开的沉默。

——惊蛰

“那个，惊蛰。”立夏突然抬起头，向逆光的方向看去，惊蛰似乎有换个姿势，表情严肃地狰狞。

“过会儿，可以不去仓库么？”立夏手里微微沁出汗，木质的铅笔被捏着，很疼。

惊蛰嘴里的草被折断，发出“咯吱”的响声，草的上端有些毛絮的部分倒塌下来，垂到他的下颚。眼里一处扑朔迷离的光“不可以”。

立夏没有惊讶，答案本来就很确定，不是么？

想要阻止惊蛰的人，还不存在。

惊蛰起身，稍稍抖动一下身体，很多细小的碎屑散落下来。那些浸在阳光里，幸福的碎屑，接受着分的洗礼，不情愿地离开了吸附体，孤独飘着，在空气里。

“不要跟着我，我的事，轮不到你管。”

声音从惊蛰体内发出，经过浑浊的空气，击打着立夏的心脏。

疼。痛。

如果的如果，想念能跨越百年，那是否能像居里夫人那么美。

把疼痛的回忆过滤，过筛，只留下相比之下幸福的部分？

仿佛有无数悲伤的离子在打着圈儿，手不住的发抖，睁开眼，才发现发现自己早已经泪流满面，才发现，果然，还是在意他的么？

那小司呢？他停留在哪一年的夏天，又在哪一年夏天离开？我该记住他生涩的学生样子？还是记住他挂满微笑温柔的样子？还是记住他在角落疲惫蜷曲的样子？还是记住他承认和七七……的样子？还是，通通忘掉？

头疼的时候，把束发带解开，会轻松很多。立夏丢了画板，快步朝记忆中惊蛰离开的方向走去。

消失在日暮里的他们。其实就是我们。

从小山坡下来，穿过教学楼的空隙里，立夏找到了那雪，拜托她管一下班级，又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遇见打个电话。

“遇见，是我，你快点来浅川一中，就在后门仓库那，要快！”

墙角的拐弯处，那雪抚了下留海，心里一抖，惊蛰出事了？

脚步似乎定格在那青色的瓷砖面上，顾不得吹乱的头发。风在吹，香樟在摇晃。

昔日阴森的仓库传来阴冷的回声，堆得很高的杂物箱，背后埋伏着一些黑衣人。

“哐”惊蛰推开门，昂头睨着仓库内，嘴里叼着的烟被无情地摁灭在潮湿的墙面，耳朵下还挂着白色的电线，一瞬间杂物箱后的黑衣人推到板箱，围成一个圈儿，向惊蛰渐渐逼近，惊蛰立在原地，放空所有的样子，其中一个黑衣人突然冲上前，抡上一拳，明明看到惊蛰嘴角上的坏笑，只一伸脚，便踢中对方的腿部，那男人挣扎中不知摁到什么，惊蛰口袋里的播放器被设置成外放，重重的节奏和敲打突然间爆发出来，斥耳欲聋，惊蛰有微微皱眉，旋转身体的时候，白色电线脱落的样子，好像脆弱的那个她，被硬生生扯断……

敌人集中力量再次毕竟，对方有六七个人，个个人高马大，身手不凡。

可惊蛰？一点也没有喘息的样子，身体迅捷得不像人类，对于打架，他似乎当成是家常便饭，面对那些黑衣人毫无畏惧，是柔道？摔跤？还是空手道？也许都不是，他是招来不幸的黑猫，深陷在人间，打架是他的本能，他的灵活，他的力量，可能都是天生的，那群黑衣人还在轮流喘息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偷偷去打电话“渊，来帮我吧，在仓库呢！”惊蛰双手交叉，还是不可一世地睨着一切。

立夏一路小跑，渐渐听清仓库传来动感的摇滚乐接哦组紧凑得让人窒息，这么深沉却又高调的音乐，是自己从未接触过的，就像金属间锋利的摩擦与碰撞，炙热疯狂，忘乎所以。

仓库的铁门敞开着，立夏推开，就看见血腥的场面，惊蛰真拎起一个黑衣人的领子，慢慢提高，那人脸上无限惊恐的表情，深深印在立夏的眼里。

“不要，惊蛰，住手！”是吼叫，刺穿了重金属的阻碍，震住了场上的每个人。

惊蛰回首，没投皱着喝到：“白痴，快走，谁叫你来的？”

也就在这时，被惊蛰拎起的黑衣男人突然反攻，重重击中了惊蛰的肩膀，惊蛰往后退了几步，他的肩膀与墙壁撞出“咔嚓”的响声，顾不得疼痛，迅速回头对立夏吼道：“册那！还不快走，滚……！”立夏彷徨地寻找着，在惊蛰眼里慢慢的愤怒背后还残留的温柔。

惨淡的回忆上演，傅小司是主角，陆之昂是配角，而立夏是局外人。

手足无措中，只能茫然或者潜意识地抓住身边的铁门，手里的冷汗不知不觉浸湿了上头厚重的粉尘，还夹杂着黑绿色油漆，脱落后粘附在手心里，之后手上就带着铁锈奇怪的味道，像雪一样有着腥味。

“老师，我……”

“那雪，你，你怎么来了？”立夏几乎用尽全力推搡着，“快离开这里。”立夏惨白的脸上做出各种眼色。

“老师，我不哦组，我担心你们。”说这句话的时候，那雪的眼睛一直追随着惊蛰，是很镇定，很坚信的眼神。

“小子，你女人还真XX的多，既然来了，一个也别想逃。”有个看似老大的人上前，却被惊蛰拦下，揪住他的衣领，拼命往后拖。

惊蛰的体力明显下降了，衬衫后还映出了星星点点的汗迹。

遇见接到电话后，立马从酒吧出发，吵了很多小路和近道，来到浅川一中后门口。

十年前崭新的大门，现如今也不过如此。

什么雕刻啊，通通掉了，上层白花花的一片，似百年没人走后门了。

遇见深呼了口气，往后退了几步，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自己还行不行？

只见她三步后轻轻搭着铁栏杆，一窜上了校门，腾空再来个飞跃，就跨到门的另一侧，只是手心被划开了道口子，微微有血渗出，遇见也顾不了感叹“岁月不饶人”就跑向仓库。

来到仓库门口，真巧碰上了另一帮人，带头的那位高高的，长的挺英俊，就他的打扮……遇见嘀咕着“怎么立夏搞上黑社会的了？”不领会那人的审视，遇见径自往里走。

“立夏……”

“遇见，你来啦，太好了，快，帮我学生打架！”

遇见合上来不及惊讶张开的嘴，眼睛直朝向打架中心，用脚轻轻一勾一旁的易拉罐，随着还在继续的金属摇滚乐，直击一个敌人，“嗵”的一声，一个倒下了。

那雪目不转睛地望着遇见和惊蛰，两人配合得出奇的默契，那几个小混混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惊蛰仿佛恢复了生气，高昂又冰冷地吼道：“还要来么？”

……

“来！”

是门口的那个男人，此刻的他已经脱下墨镜，露出深刻，精致的轮廓。

“渊，快搞定那个小子，咱俩算一笔勾销。”地上的某人用极度ws的声调说着。

叫“渊”的那个男生，环顾了周围，目光停滞在那雪身上。

骤然变温柔的眼神还有连地透露出一丝兴奋告诉立夏，他们并没有那么简单，那雪并没有太关注阿渊，只是低着头，手指不禁打着圈儿。

谁也不敢说话，依旧只有强劲的隐约还在继续。

阿渊又重新戴上墨镜，能从音乐中模糊听见一声叹息，很悲伤的叹息。

“走……”阿渊掉头，像是不愿面对什么，静静地离开了。

又回到安静了。仓库里却还留存着刚才吵闹的回声。

曾经，你会对我微笑

曾经，你会用不一样的眼神和我对视

曾经，你会静静坐在跑道上，看我打篮球

曾经的曾经

都已逝去，我是那么卑微 乞求着你

甚至 放弃尊严

终于，我再次看见你却不是曾经的你

当多有珍贵的东西前挂上了“曾经”

就什么也不是了

所以

让我忘掉你吧

那雪，我是临渊

听见我离别前的祷告了么？

——临渊

## 春分

2006.3.21 春分

像孩子依赖着肩膀

像眼泪依赖着脸庞